
□ 12
3762
1

B12
3762
1

新安姚首源先生著

詩經通論

桐城方旭書

木下中也氏
1914
贈寄

91-1071

丁卯仲冬
成都書局
據韓城王
氏本重刊

詩經通論序

諸經中詩之爲教獨大而釋詩者較諸經爲
獨難曷言乎詩之爲教獨大也易詩書皆夫
子前所有夫子一言易曰五十學易可無大
過一引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是而已
于詩則異是詔子曰學詩乎又曰女爲周南
召南矣乎詔門人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其平
日自論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又
曰興于詩又論關雎之義又論樂而言關雎
言雅頌其與門人問答及見于孟子之引其

說詩者且數十而未已焉謂非夫子于易詩書三者獨重于詩不可也間嘗竊窺之易與書之外不復有易與書卽夫子春秋之外亦不復有春秋後世之史固與書異體楊雄太玄王通元經直妄作耳是彼三經者一傳不再惟詩也旁流而爲騷爲賦直接之者漢魏六朝爲四言五言七言唐爲律以致復旁流爲幺麼之詞曲雖同支異派無非本諸大海其中于人心流爲風俗與天地而無窮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夫子之獨重于詩豈無故哉

曷言乎釋詩爲獨難也欲通詩教無論辭義宜詳而正旨篇題尤爲切要如世傳所謂詩序者不得乎此則與瞽者之倀倀何異意夫子當時日以詩教門人弟子定曉然明白第不知載在簡編而失之抑本無簡編而口授也其見于經傳如所謂詩序者畧舉言之鴟鴞之爲周公貽王見于書載馳之爲許穆夫人碩人之爲美莊姜淸人之爲惡高克黃鳥之爲殉秦穆見于左傳時邁思文之爲周公作見于國語若此者眞詩之序也惜其他不

盡然意此必孟子時已亡說者咸謂孟子之
釋北山必有所本予謂非也此亦尋繹詩意
而得之不然胡爲有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之
訓乎自東漢衞宏始出詩序首惟一語本之
師傳大抵以簡略示古以渾淪見該雖不無
一二宛合而固滯膠結寬泛塡湊諸弊叢集
其下宏所自撰尤極蹖駁皆不待識者而知
其非古矣自宋晁說之程泰之鄭漁仲皆起
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爲辨說力詆序
之妄由是自爲集傳得以肆然行其說而時

復陽違序而陰從之而且違其所是從其所
非焉武斷自用尤足惑世因歎前之遵序者
集傳出而盡反之以遵集傳後之駁集傳者
又盡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極窮
經之士將安適從哉予嘗論之詩解行世者
有序有傳有箋有疏有集傳特爲致多初學
茫然罔知專一予以爲傳箋可略今日折中
是非者惟在序與集傳而已毛傳古矣惟事
訓詁與爾雅略同無關經旨雖有得失可備
觀而弗論鄭箋鹵莽滅裂世多不從又無論

已惟序則昧者尊之以爲子夏作也集傳則
今世宗之奉爲繩尺也予謂漢人之失在于
固宋人之失在于妄固之失僅以類夫高叟
妄之失且爲咸丘蒙以北山四言爲天子臣
父之證矣間觀周頌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
獻鮪本于不韋月令明爲漢人所作奈何玷
我西河世人固可曉然分別觀之無事凜遵
矣集傳紕繆不少其大者尤在誤讀夫子鄭
聲淫一語妄以鄭詩爲淫且及于衞且及于
他國是使三百篇爲訓淫之書吾夫子爲導

淫之人此舉世之所切齒而歎恨者予謂若
止目爲淫詩亦已耳其流之弊必將併詩而
廢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豈盡定于
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存于閭巷游蕩之
口漢儒取以補亡耳于是以爲失次多所移
易復黜召南野有死麕及鄭衞風集傳所目
爲淫奔者其說儼載于宋史儒林傳明程敏
政王守仁茅坤從而和之嗟乎以遵集傳之
故而至于廢經廢經集傳本以釋經而使人至于
廢經其始念亦不及此爲禍之烈何致若是

安知後之人不又有起而踵其事者乎此子所以切切然抱杞宋憂也夫季札觀樂與今詩次序同而左傳列國大夫所賦詩多集傳目爲淫奔者乃以爲失次及漢攙入同于目不識丁他何言哉我嘗緬思如經傳所言可爲詩序者而不能悉得渺無畔岸鑿之測海其與幾何又見明人說詩之失在于鑿于是欲出臆論則仍鄰鑿空欲喜新譚則終涉附會斂手縮筆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辨別前說以從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詩

意不致大歧埋沒于若固若妄若鑿之中其不可詳者寧爲未定之辭務守闕疑之訓俾原詩之眞面目悉存猶愈于漫加粉飾遺誤後世而已若夫經之正旨篇題固未能有以逆知也論成因詳述其所以釋詩爲獨難之故且以志吾媿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際恆識

序

温柔敦厚詩教也孟子之說詩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數語已括其全後人或泥古而疑其辭或求奇而昧其義或執一偏而近鑿或滙衆說而易淆詁經者其說互異而作詩之意幾晦新安姚首源著詩經通論十八卷力排衆說所求合於温柔敦厚之旨而世無刻本韓城王寶珊侍御督學蜀中出其家藏抄本校而梓之不以自祕其嘉惠士林之意卽其羽翼詩教之功

也而侍御之心可見矣

道光丁酉小春同安蘇廷玉序於四川藩廨

新刻詩經通論序

余髫齡就外傅張篠原師首以毛詩訓漸長稍解字義每讀蓼莪風雨諸章輒有所感欲歌欲泣不能自已而於他詩雖習誦而仍無所悟竊以爲詩之感人或然或不然耳嘉慶癸酉秋霪雨浹旬書樓滲漏重整舊籍移置他所於時得詩經通論十八卷伏而誦之如歷異境如獲奇珍始悟向者讀詩但以備取材之路卽世所傳體註大全亦祇訓詁字句於興觀羣怨之旨究無當也先大父文端服

官四十年他無嗜好獨於書籍搜羅殆遍購藏凡數十萬卷而此書獨有鈔本意或有刋行者偶未之見洎通籍入詞館供職餘暇每於坊肆留心物色欲再購以備考訂而卒不可得藏書家亦迄無知者余益什襲珍之偶於友人聚談時拈一二章說之聽者欣然以爲得未曾聞由是勸余付梓者頗眾余亦慨然思肩其任數年來輶車馳驟未遑也今歲試竣旋錦官新秋薦爽居多閒晷檢行篋出此悉心讐校並命子福徵襄其事兩閱月而

輯定無訛亟付鋟工以廣其傳夫詩之爲用與天地而無窮況三百篇乃詩之祖苟能別具心眼何妨標舉以爲好學深思之助則是書之作也誠所謂歎賞感激不能自已耳非有意標奇示異也讀者於此潛心體玩庶有以得作者之微情窺刪存之本旨感發善心懲創逸志於是乎益驗亦可見先達苦心著論其有裨於詩教正復不淺若謂旁著圈評有類月峯竟陵之見是豈知言者所肯出哉刋成因綴數語以弁其首

序

余制蜀六年恆以公餘課士蜀士頴異者衆求所爲根底之學則十無二三竊念朱子小學可以端其趨王伯厚困學紀聞顧亭林日知錄可以擴其識而練其才先後鏤板貯之文翁石室舊有藏書鄙意尤欲於御纂諸經及十三經注疏外求所未見者增刻數種志焉而未之逮也王寶珊侍御來督學其校士一以通經爲主今年秋取新安姚氏詩經通論十八卷刻之此書爲侍御家藏

道光十七年歲在丁酉季秋上浣韓城寶珊王篤謹序於四川督學署

外間未有刻本侍御意在嘉惠士林故不以
自秘夫崇厲經術助流教化學臣之責亦守
土者責也顧余志焉而未之逮侍御既自盡
其職並能匡余之不逮謂非余之厚幸耶工
竣侍御屬弁言因誌其顛末如此至此書宗
旨姚氏自序已晰善學者必有得焉不復贅
云

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孟冬長白鄂山謹序

序

余與寶珊先後入詞館嗣復同在諫垣癸巳
冬余外補來蜀明年寶珊亦來視學公餘過
從益密寶珊通經術尤善說詩每出一語輒
非恆解余謂匡鼎說詩解人頤今乃於君見
之毋亦有枕中祕耶寶珊因言家有姚氏通
論藏本行且付梓以廣其傳越日手一卷見
示余讀之而躍然曰今而知讀書貴乎能疑
非能疑之貴乎疑而能自析其疑並能以
釋人之疑卽以關雎章言之序以爲后妃作

集傳則以爲宮人作朱子非有所受之也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今姚氏不以序爲然並不以集傳爲然抑豈有所受之耶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吾人讀古人書未嘗不竊有所疑然重視古人不敢排擊非不敢也不能也偶獲創解而不能貫串全書綜覈衆說自成一家言則平日之竊有所疑者與一無所疑者何異若姚氏者眞善疑者也夫姚氏善疑古人安知後人不又以所疑疑姚氏然姚氏之疑自諸家啟之析其疑而姚氏之心一快人之讀是書者亦爲之一快後人有善疑者倘復自姚氏啟之析其疑而後人之心一快而姚氏亦可以無憾也夫姚氏豈以排擊爲能哉天下之理無窮人心之靈不蔽亦惟其是焉已耳亦存乎人之好學深思已耳若姚氏者眞善說詩者也寶珊言姚氏固六義之功臣諸家之諍友先生此言亦姚氏之知已矣卽以此言序此書可乎余曰諾遂錄之

道光丁酉仲冬桂林周貽徽拜序於錦江艤

署

詩經通論目錄

卷前
論旨
卷一
周南
卷二
召南
卷三
邶
卷四
詩韻譜

邶
卷五
王
卷六
齊
唐
卷七
秦
檜
卷八
衛
鄭
魏
陳
曹

豳
卷九
小雅
卷十
小雅
卷十一
小雅
卷十二
小雅
卷十三

大雅
卷十四
大雅
卷十五
大雅
卷十六
周頌
卷十七
周頌
卷十八

魯頌
商頌

詩經論旨

詩有賦比興之說由來舊矣此不可去也蓋有關于解詩之義以便學者閱之卽得其解也賦義甚明不必言惟是興比二者恆有游移不一之病然在學者亦實無以細爲區別使其鑿然歸一也第今世習讀者一本集傳集傳之言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語鄰鶻突未爲定論故郝仲輿駁之謂先言他物與彼物比此物有何差別是也愚意當云興者但借物

以起興不必與正意相關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是則興比之義差足分明然又有未全爲比而借物起興與正意相關者此類甚多將何以處之嚴坦叔得之矣其言曰凡曰興也皆兼比其不兼比者則曰興之不兼比者也然辭義之間未免有痕今愚用其意分興爲二一曰興而比也一曰興也其興而比也者如關雎是也其云關關雎鳩似比矣其云在河之洲則又似興矣其興也者如殷其雷是也但借雷以興起下義不必與雷相關也如是使比非全比興非全興或類比比或類興者增其一途焉則興比可以無淆亂矣其比亦有二有一篇或一章純比者有先言比物而下言所比之事者亦比之一曰比也一曰比而賦也如是則興比之義瞭然而學者可即是以得其解矣若郝氏直謂興比賦非判然三體每詩皆有之混三者而爲一邪說也

興比賦尤不可少者以其可驗其人之說詩也古今說詩者多不同人各一義則各爲其

興比賦就愚著以觀如卷耳舊皆以爲賦愚本左傳解之則爲比野有死麕舊皆以爲興無故以死麕爲興必無此理則詳求三體正是釋詩之要愚以贊禮解之則爲賦如是之類詩旨失傳既無一定之解則興比賦亦爲活物安可不標之以使人詳求說詩之是非乎詩序者後漢書云衞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是東海衞宏作也舊傳爲子夏作宋初歐陽永叔蘇子由輩皆信之不信者始于晁說之其後朱仲晦作爲辨說極意詆毀使序幾無生活處馬貴與忽吹

已冷之燼又復尊崇至謂有詩即有序序在夫子之前此本王介甫夫子以有序者存之無者刪之凡數千言無識妄談不顧世駭其末云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薄而不可解者可盡信之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曰出于國史之采錄或出于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耳至于辭語鄙薄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古人安有祖其意可矣按貴與尊序若此而猶爲是遁辭蓋自有所

不能揜也愚欲駁序第取尊序者之言駁之則學者可以思過半矣詩序庸謬者多而其謬之大及顯露獘竇者無過大雅抑詩周頌潛詩兩篇並詳本文下抑詩前後諸詩皆爲刺厲王又以國語有武公作懿戒以自儆之說故不敢置舍于是兩存之曰刺厲王又曰亦以自警其首鼠兩端周章無主可見矣潛詩則全襲月令故知其爲漢人夫既爲漢人則其言三百篇時事定無可信矣觀此兩篇猶必尊信其說可乎

毛傳不釋序且其言亦全不知有序者毛萇文帝時人衞宏後漢人距毛公甚遠大抵序之首一語爲衞宏講師傳授卽謝曼卿之屬而其下則宏所自爲也毛公不見序從來人罕言者何也則以有鄭氏之說也鄭氏曰大序是子夏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自有此說人方以爲毛公亦作序又何不見之有乎嗟乎世人讀書鹵莽未嘗細心審究故甘爲古人所愚耳茲摘一篇言之鄭風出其東門小序謂閔亂思保其室家毛傳謂縞衣男服綦巾小服

願爲室家相樂此絕不同餘可類推今而知
詩序既與子夏無干亦與毛公不涉矣鄭又
曰詩序本一篇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其
言並無稽
詩序來歷其詳見於古今僞書考茲不更述
鄭氏于序關雎后妃之德下曰舊云起此至
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
訖末名爲大序然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
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又以小序爲大序大
序爲小序不可曉又或謂關雎序爲大序餘

爲小序尤非今小大之名相傳既無一定愚
著中仍從舊說以上一句爲小序下數句爲
大序云或又以小序名前序大序古序大序名後序　愚著于小序必
辨論其是非大序願爲蛇足不多置辨宋人
不信序以序實多不滿人意于是朱仲晦得
以自行已說者著爲集傳自此人多宗之是
人之遵集傳者以序驅之也集傳思與序異
目鄭衞爲淫詩不知已犯大不韙于是近人
之不滿集傳者且十倍于序仍反而遵序焉
則人之遵序者又以集傳驅之也此總由惟

事耳食未用心思是以從違靡定苟取二書而深思熟審焉其互有得失自可見矣

集傳使世人羣加指摘者自無過淫詩一節其謂淫詩今亦無事多辯夫子曰鄭聲淫聲者音調之謂詩者篇章之謂迥不相合世多發明之意夫人知之矣且春秋諸大夫燕享賦詩贈答多集傳所目爲淫詩者受者善之不聞不樂豈其甘居于淫佚也季札觀樂于鄭衞皆曰美哉無一淫字此皆足證人亦盡知然子謂第莫若證以夫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如謂淫詩則思之邪甚矣曷爲以此一言蔽之耶蓋其時問有淫風詩人舉其事與其言以爲刺此正思無邪之確證何也淫者邪也惡而刺之思無邪矣今尙以爲淫詩得無大背聖人之訓乎乃其作論語集註因是而妄爲之解則其罪更大矣（見論語通論）

集傳每于序之實者虛之貞者淫之實者虛之猶可也貞者淫之實者虛之不可也

今有人非前人之書于是自作一書必其義

勝于彼乃得集傳于其不爲淫者而悉以爲
淫義反大劣于彼于是仍使人畔而遵序則
爲計亦左矣況其從序者十之五又有外示
不從而陰合之者又有意實不然之而終不
能出其範圍者十之二三故愚謂遵序者莫
若集傳蓋深刺其隱也且其所從者偏取其
非而所違者偏遺其是更不可解要而論之
集傳只是反序中諸詩爲淫詩一著耳其他
更無勝序處夫兩書角立互有得失則可並
存今如此則詩序固當存集傳直可廢也

集傳主淫詩之外其謬戾處更自不少愚于
其所闕義理之大者必加指出其餘則從略
焉總以其書爲世所共習寧可獲罪前人不
欲遺誤後人此素志也天地鬼神庶鑒之耳
毛傳依爾雅作詩訓詁不論詩旨此最近古
其中雖不無舛譌然自爲三百篇不可少之
書第漢人于詩加以其姓者所以別齊魯韓
詩既皆不傳俗猶沿稱毛詩非是人謂鄭康
成長于禮詩非其所長多以三禮釋詩故不
得詩之意于謂康成詩固非長禮亦何長之

有苟使眞長于禮必不以禮釋詩矣況其以禮釋詩又皆謬解之理也夫以禮釋詩且不可況謬解之理乎今世既不用鄭箋窮經之士亦往往知其謬故悉不辨論其間有駁者以集傳用其說故也

歐陽永叔首起而辨大序及鄭之非其詆鄭尤甚在當時可謂有識然仍自囿于小序拘牽墨守人之識見固有明于此而闇于彼不能全者耶其自作本義頗未能善時有與鄭在伯仲之間者又足哂也

蘇子由詩傳大槩一本于序傳箋其闡發處甚少與子瞻易書二傳亦相似才人解經固非其所長也

呂伯公詩記纂輯舊說最爲平庸

嚴坦叔詩緝其才長于詩故其運辭宛轉曲折能肖詩人之意亦能時出別解第總囿于詩序間有齟齬而已惜其識小而未及遠大

然自爲宋人說詩第一

近日崑山新刊唐宋元人詩解約十餘種竟少佳者似亦不必刊也

郝仲輿九經解其中莫善于儀禮莫不善于詩蓋彼于詩恪遵序說寸尺不移雖明知其未允亦必委曲遷就以爲之辭所謂專已守殘者其書令人一覽可擲何也觀序足矣何必其書耶其遵序之意全在敵朱子謂集傳驅之仍使人遵序者此也大抵遵集傳以敵序固不可遵序以敵集傳亦終不得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皆豐道生一人之所僞作也名爲二書實則陰相表裏彼此互證無大同異又暗襲集傳甚多又竊序爲朱之所不辨者見識卑陋于斯已極何苦作僞以欺世既而思之有學問識見人豈肯作僞作僞者正若輩耳二書忽出于嘉靖中稱香山黃佐所得當時人翕然惑之幾于一閧之市張元平刻之成都李本寧刻之白下淩濛初爲詩傳適家鄒忠徹爲詩傳闡姚允恭爲傳說合參皆盛行于世道生又自爲魯詩世學專宗說而間及于傳意以說之本傳也又多引黃泰泉說泰泉即佐乃道生座師著詩經通解者故二書多襲之因謂出于佐家又以見

佐有此二書故通解中襲之也其用意狡猾如此今世此二書已灰冷然終在世故詳之無俾後人更惑焉其尤可惡者在于更定篇次紊亂聖經又啟夫何玄子以爲之先聲焉豐氏魯詩世學極罵季本按季明德詩學解頗亦頗平庸與豐氏在伯仲間何爲罵之想以仇隙故耶

朱鬱儀詩故亦平淺間有一二可採

鄒肇敏詩傳闡文辭斐然惜其入僞書之魔而不悟耳何玄子詩經世本古義其法紊亂

詩之原編妄以臆見定爲時代始于公劉終于下泉分列某詩爲某代某王之世蓋祖述僞傳說之餘智而益肆其猖狂者也不知其親見某詩作于某代某王之世否乎苟其未然將何以取信于人也卽此亦見其愚矣其意執孟子知人論世之說而思以仟之抑又妄矣其罪尤大者在于滅詩之風雅頌夫子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又曰雅頌各得其所觀季札論樂與今詩編次無不符合而乃紊亂大聖人所手定變更三千載之成經國風

不分雅頌失所罪可勝誅耶其釋詩旨漁獵古傳摭拾僻書共其採擇用志不可謂不過勤用意不可謂不過巧然而一往鑿空喜新好異武斷自爲又復過于冗繁多塡無用之說可以芟其大半予嘗論之固執之士不可以爲詩聰明之士亦不可以爲詩固執之獘人所知也聰明之獘人所未及知也如明之豐坊何楷是矣抑予謂解詩漢人失之固宋人失之妄明人失之鑿亦爲此也鑿亦兼妄未有鑿而不妄者也故歷敘古今說詩諸家于有明豐何二氏譸張爲幻眩目搖心不能無三歎焉何氏書刻于崇禎末年刻成旋遭變亂玄子官閩朝爲鄭氏所害時（逃去或云中耳或云中途害之）印行無多板亦燬失杭城惟葉又生家一帙子于其後人重購得之問之閩人云彼閩中亦未見有也大抵此書詩學固所必黜而亦時可備觀以其能廣收博覽凡涉古今詩說及他說之有關于詩者靡不兼收並錄復以經傳子詩所引詩辭之不同者句櫛字比一一詳註于下如此之類故云可備

觀爾有志詩學者于此書不可惑之又不可棄之也然將來此書日就澌滅世不可見重刻亦須千金恐無此好事者矣

以上論列自漢至明諸詩解皆能論其大槩如此若夫眾說紛紜其解獨確則不問何書必有取焉

詩韻一道向靡有定罔知指歸予謂亦莫不善于宋人矣吳才老始爲叶音之說而集傳奉爲準繩焉叶音者改其本字之音以叶他字之音也蓋其但知有今音不知有古韻變

音强以求叶而讀之此古韻所以亡也如天人本同韻乃于天字爲鐵因反以叶人字將明本同韻乃于明字爲謨郎反以叶將字此不知古韻之本同而妄爲其說也夫同爲一韻奚叶之有且世無呼天地爲訂地明德爲肯德者又既曰叶此叶彼彼亦宜叶此今試以天字爲主而改人字之音以叶之以明字爲主而改將字之音以叶之不知人將二字又當作何音耶不可通矣古人用韻自有一定之理一字不可游移亦無邦土殊音之說

亦非人可以私智揣摩而自爲其說者大抵字有其音音出于口皆從喉嚨舌齒脣分別得之如今韻之東冬江陽庚青蒸屬喉眞文元寒刪先屬嚨魚虞歌麻尤蕭肴豪屬舌支微齊佳灰屬齒其魚虞歌麻尤又以舌兼齒故與支微亦共爲一韻侵覃咸鹽屬脣如此之類凡直呼其音則自然相叶不必改音紐捏以爲叶音也若夫叶音必其韻之本不通者始可加以叶名愚今分爲三一曰本韻見上一曰通韻此以韻之自爲通者而通之也有入聲與無入聲自爲通見後一曰叶韻此則其本不相通者也大抵詩中爲本韻者十之九而有餘爲通韻者十之一而不足爲叶韻者尤寥寥無幾此或古之字音原與今別之叶韻叶韻者不相通者也古今不可考耳究竟不可謂人決不以不相通之韻爲韻自此而三百篇之韻可以一意貫通暢然無疑使古韻昌明于世其餘紛紛之說可盡廢矣詳見後詩韻譜

詩何以必加圈評得無類月峯竟陵之見乎曰非也予亦以明詩旨也知其辭之妙而其

義可知知其義之妙而其旨亦可知學者于此可以思過半矣且詩之爲用與天地而無窮三百篇固詩祖也苟能別出心眼無妨標舉忍使千古佳文遂爾埋沒乎爰是歎賞感激不能自已加以圈評抑亦好學深思之一助爾

孔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予謂人多錯解聖言聖人第敎人識其名耳苟因是必欲爲之多方穿鑿以求其解則失矣如雎鳩識其爲鳥名可也乃解者爲之說曰摯而有別

以附會于淑女君子之義如喬木識其爲高木可也乃解者爲之說曰上疎無枝以附會于不可休息之義各詳本文下如此之類陳言習語鑿論妄談吾覽而輒厭之鄙之是欲識鳥獸草木之名或反致昧鳥獸草木之實者有之且或因而誤及詩旨者有之若此者非爲吾不暇爲亦不敢爲也故編中悉從所略併志于此作是編訖姪炳以所作詩識名解來就正其中有闕詩旨者間採數條足輔予所不逮則又不徒如予以上所論也深喜家學

之未墜云

詩韻譜

三百篇自爲古韻今從約法以今韻該之分本韻通韻叶韻三者各註于詩句之下檢此可一覽而辨云

本韻

平聲凡五部

東冬江陽庚青蒸

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

魚虞歌麻尤蕭肴豪

眞文元寒刪先

侵覃鹽咸

上去聲

卽同平聲惟入聲不通

入聲

與去聲通不與平通其無入聲之去聲與有入聲之入聲見下通韻此二聲尤通用

通韻

東冬江眞文元寒刪先陽庚青蒸侵覃鹽咸有入聲者自爲通

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無入聲者自爲

通

叶韻

不相通者偶通之謂之叶間有四聲通用者卽同叶音

雙流鄭璋璧成校

詩經通論卷一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國風

大序曰王道衰禮樂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說者遂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此謬也詩無正變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變則必邪今皆無邪何變之有且曰可以羣可以怨未嘗言變也季札論詩論其得失亦未嘗言變也夫

風者假天運之風以名之者也天行之風遞運乎四時安有正變乎若夫雅既分大小未有大小中又分正變也果爾當時何不直分正變而分大小耶故謂風雅有正變者此自後人之說質之聖人無是也

周南

周南召南周家王業所本以文王時當其中上之爲太王王季下之爲武王皆該其內故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周召皆雍州岐山下地名武王得天下以後封旦與奭爲采邑故謂之周公召公此詩當日言周召只屬採詩地名不屬周公召公也鄭氏乃謂文王受命作邑於豐分岐邦周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非也文王爲諸侯安得輒封公之采地詩第稱文王作邑於豐非有所他及也孔氏爲之說曰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此屬臆測無所證據故知文王之世未封周召則釋二南之詩者不必切合於二公亦明矣召地後封召公故以甘棠之咏召

伯者附焉若周南則固無周公事也（孔氏曰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傳也此通辭）大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既以二南繫之二公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爲婦人詩序以他詩亦皆爲婦人文王一人何以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姒一人何以在周南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皆不可通也集傳最惡小序而於此等大端處皆不能出其藩籬而又何惡而辨之之爲故愚謂遵序者莫若集傳也南者雍岐之南即周召地也又或因鼓鐘以雅以南禮胥鼓南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遂謂二南爲南十三國爲風甚至謂詩有南無國風皆邪說鼓鐘及諸語皆以樂惟用南而不及他國之風故名之豈可漫据以亂夫風雅頌之名而且以滅夫十三國之風哉周南召南同爲國風也大抵詩因說詩者而致晦且以致亡此等陳言習語在在皆是固辨之不勝辨云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本韻
○興而比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興而比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集傳云叶蒲北反非後皆放此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本韻也　○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本韻之興而比也下同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本韻之
小序謂后妃之德大序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因德字衍爲此說則是以爲后妃自咏以淑女指妾媵其不可通者四雎鳩雌雄和鳴有夫婦之象故托以起興今以妾媵爲與君和鳴不可通一也淑女君子的的妙對今以妾媵與君對不可通二也逑仇同反之爲匹今以妾媵匹君不可通三也棠棣篇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今云琴瑟友正是夫婦之義若以妾媵爲與君琴瑟友則僭亂以后如爲與妾也不可通四也夫婦人不妬則亦已矣豈

有以已之坤位甘遜他人而後謂之不妬乎此迂而不近情理之論也集傳因其不可通則以爲宮中之人作夫謂王季之宮人耶淑女得否何預其哀樂之情謂文王之宮人耶諸侯娶妻姪娣從之未有未娶而先有妾媵者前人已多駁之況琴瑟友之非若妾媵所敢與后妃言也（集傳云故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蓋其喜樂尊貴辭）並說不去于此是僞子貢傳出以爲姒氏思淑女而作欲與集傳異而不知仍歸舊說也要之自小序有后

妃之德一語大序因而附會爲不妬之說以致後儒兩說角立皆有難通而關雎咏淑女君子相配合之原旨竟不知何在矣此詩只是當時詩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以見嘉耦之合初非偶然爲周家發祥之兆自此可以正邦國風天下不必實指出太姒文王王非若大明思齊等篇實有文王太姒名也世多遵序卽序中亦何嘗有之乎大抵善說詩者有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如可以意會文王太姒是也不可以

言傳文王太姒未有實證則安知非大王
大妊武王邑姜乎如此方可謂之善說詩
矣或謂如謂出于詩人之作則寤寐反側
之說云何曰此全重一求字男必先求女
天地之常經人道之至正也因求字生出
得不得二義來反覆以形容君子求之之
意而反見其哀樂得性情之正此詩人之
善言也

一章詩意只以雎鳩之和鳴興比淑女君子
之好匹關關和聲或言關關者彼此相關

是聲中見意亦新雎鳩有此關關之和聲
在于河洲游泳並樂其匹偶不亂之意自
可于言外想見毛傳云摯而有別夫曰摯
猶是雎鳩食魚有搏擊之象然此但釋鳩
之性習不必于正意有關會也若云有別
則附會矣孟子述契之教人倫曰夫婦有
別此有別字所從出豈必以夫婦字加于
雎鳩上哉詩人體物縱精安能擇一物之
有別者以比夫婦而後人又安知詩人之
意果如是耶列女傳因云雎鳩之鳥人未

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尤附會夫謂之有別猶云不亂羣之謂耳非異處之謂也今云未嘗見其乘居匹處則非所以比夫婦亦大乖關關之旨矣歐陽永叔曰不取其摯取其別蘇子由曰物之摯者不淫若然又不取其別取其摯也其無定論如此大抵皆從傳之摯而有別而舍經之關關以爲說也集傳曰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此依鄭氏以摯至其謬歐陽氏已辨之作至謂情至之以和樂貼至字以恭敬貼有別字按下尚有求之與求之不得二義此遽作成婦以後立論謂之和樂恭敬且引匡衡疏語而謂之善說詩亦老大孟浪矣此亦因摯而有別一語展轉失眞以至于此也窈窕字從穴與窗窩等字同猶後世言深閨之意魯靈光殿賦云旋室便娟以窈窕駱賓王詩云椒房窈窕連金屋元稹詩云文牕窈窕紗猶綠皆是毛傳訓幽閒幽或有之閒則于窈窕何見乎（二章毛傳曰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

以事宗廟也若然以荇菜爲共祭祀用故后妃及之則是直賦其事何云興乎是誤以采蘋釋關雎矣自毛爲此說鄭氏執泥左右字附會爲妾媵助而求之以實其太姒求淑女之說詳下或不從其說者謂荇菜取喻其柔又謂取喻其潔皆謬按荇菜只是承上雎鳩來亦河洲所說之物故卽所見以起興耳不必求之過深毛傳云流求也此本爾雅今惟據毛傳未聞流之訓求者且下卽言求上亦不應作流也寤寐求及爾雅後放此之下緊接求之不得則此處正以荇菜喻其左右無方隨水而流未卽得也集傳云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不從流之訓求是已取之二字則又添出○三章前後四章章四句辭義悉協今夾此四句于寤寐求之之下友之樂之二章之上承上遞下通篇精神全在此處蓋必著此四句方使下友樂二義快足滿意若無此則上之云求下之云友樂氣勢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爭扼要法其調亦迫促與前後平緩之音

別故此當自爲一章若綴于寤寐求之之下共爲一章未免沓拖矣且因此共一章爲八句亦以下兩章四句者爲一章八句更未協○四章五章兩章言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以興淑女既得而友之樂之也此兩章左右亦順承上左右字用來不必泥詩多有如此者自舊解皆實泥左右爲助義故致上以流訓求之誤又致此末章以芼訓擇之誤芼爲熟義非擇義甚明今毛必以爲擇者以其可謂之助而擇不可謂之助

而熟故也按第二章爲左右無方之義此兩左右卽謂以制荇菜之宜亦無不可必執泥求之所謂固哉爲詩矣

關雎五章章四句從鄭氏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首二句、三、句、爲、景、反、成、一、章、）不用韻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本韻○賦也下同）○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不、作、治、莫、畢、思、歸、宿、解、）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本韻）○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本韻）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本韻）

小序謂后妃之本此本字甚髣髴故大序

以爲在父母家此誤循本字爲說也按詩
曰歸寧豈得謂其在父母家乎陳少南又
循大序在父母家以爲本在父母家尤可
哂孔氏以本爲后妃之本性李迂仲以本
爲務本紛然摹擬皆小序下字鵠矣之故
也集傳不用其說良是然又謂小序以爲
后妃之本庶幾近之不可解
集傳云此詩后妃所自作殊武斷此亦詩
人指后妃治葛之事而咏之以見后妃富
貴不忘勤儉也上二章言其勤末章言其

儉首章敘葛之始生次章敘后妃治葛爲
服末章因治服而及其服澣濯之衣焉凡
婦人出行必潔其衣故借歸寧言之觀其
言薄汚薄澣而又繼之以害澣害否歸寧
父母其旨昭然可見如此則敘事次第亦
與他篇同固詩人之例也若作后妃自咏
則必謂絺綌既成而作于是不得不以首
章爲追敘既屬迂折且后處深宮安得見
葛之延于谷中以及此原野之間鳥鳴叢
木景象乎豈目想之而成乎必說不去

此篇解者有重治葛者有重歸寧者按重治葛則遺末章之義重歸寧尤謬婦人歸寧乃事之常此何足見后妃之賢而咏之乎又多作治葛甫畢卽圖歸寧以是聯絡上下尤滯說得后妃如小家女相似毫無意義故解此篇者于首章或謂后妃治絺綌旣成追敘初夏或謂黃鳥鳴動女工之思于末章或謂潔清以事君子或謂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或謂勤于女工原是父母之敎或謂尊敬師傅皆同囈語

一章言后妃治葛則先敘葛之始生此作詩者義例下三句借景點綴足成一章六句與上三句其義不必相連集傳云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于其上按已言葛延蔓于谷中矣如其說是必葛又延于灌木而黃鳥亦集于灌木以鳴其上夫豈可通嗟嗟只是和意毛傳加遠聞字未然意以后妃處深宮而聞之然安見深宮必鄰于產葛地耶○二章鄭氏訓服爲整治謂整治之無壓倦亦可通然禮緇衣引此句以言衣敝

服作衣服之服 服之無斁 服令從緇衣服之無斁便爲本章作起○三章何以見服之無斁則必于其服澣濯之衣見之又于何見其服澣濯之衣則借歸寧以見之蓋歸寧婦人所時有也此言污澣與上絺綌之服又不必相涉然而映帶生情在有意無意間此風人之妙致也私祖服衣蒙服非禮衣禮衣不澣也害澣害否何玄子謂何者已澣何者未澣較集傳何者當澣何者可以未澣爲直捷

此詩不重末章而餘波若聯若斷一篇精神生動處則在末章也

葛覃三章章八句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本韻○比也○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本韻○也下同則○陟彼高岡我馬玄、字有、急、管、縈、絃、之、意、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本韻○陟彼砠、四、矣、矣我馬瘏矣我僕痛矣云何吁本韻矣

按襄十五年左傳曰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

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卷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左傳解詩意如此小序謂后妃之志亦屬鵲巢大序謂后妃求賢審官本小序之言后妃而又用左傳之說附會之歐陽氏駁之曰婦人無外事然則雞鳴之責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重貽后妃之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其說是解佩十亂之邑姜非乎此謬說與求賢審官不倫然其自解曰后妃以采卷耳之不

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以謂賢才難得宜愛惜之因其勤勞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爲過禮但不可長懷于飲樂爾荷戈此仍類婦人預外事矣且解下二章尤牽强集傳則謂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解下一章爲託言欲登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于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于常以爲念也揚用修駁之曰婦人思夫而陟岡飲酒攜僕徂望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

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言
也陟岡者文王陟之玄黃者文王之馬痛
者文王之僕金罍兕觥悉文王酌以消憂
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路若後世詩詞
所謂計程應說到涼州意耳解下二章與
集傳雖別而正旨仍作文王行役向爲臆
測又如以上諸說后妃執頊筐而遵大路
亦頗不類其由蓋皆執泥小序后妃二字
耳周南諸什豈皆言后妃乎左傳無后妃
字必泥是爲解所以失之僞傳曰文王遣
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撇去后妃近是然
曰遣使求賢又多迂折至若張敬夫嚴坦
叔謂后妃備酒漿而作尤鑿王雪山謂后
妃勞妾媵之歸寧楊維新直撇去文王后
妃謂大夫行役之作並無稽
此詩固難詳然且當依左傳謂文王求賢
官人以其道遠未至閔其在徒勞苦而作
似爲直捷但采耳執筐終近婦人事或者
首章爲比體言采卷耳恐其不盈以況求
賢置周行亦惟恐朝之不盈也亦可通一
章

解見上周行左傳作周之行列毛鄭依之
嚴氏云詩有三周行卷耳鹿鳴大東也鄭
皆以爲周之行列惟卷耳可通鹿鳴示我
周行破示爲賓自不安矣大東行彼周京
又爲發幣于列位其義尤迂毛以卷耳爲
列位鹿鳴爲大道大東無傳則周行二字
有兩義一爲列位一爲道而道又鹿鳴爲
道義之道大東爲道路之道按嚴謂周行
有二義一爲列位一爲道猶近是蓋卷耳
曰寘鹿鳴大東曰示曰行用字原有別若

謂道又一爲道義之道一爲道路之道則
未然均爲道路也解見鹿鳴按荀子解蔽
篇曰頃筐易盈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
以貳周行以用心不可疑貳爲言諸子引
經隨事取義不可爲據蘇氏劉氏並祖述
之爲解非也又淮南子引此以爲言慕遠
世亦不可用行二章三章崔嵬毛傳云土山之
戴石者爾雅云石戴土相互異愚以爲皆
不可通崔嵬字皆不從石安得謂之石戴
土土戴石耶按說文崔大高也嵬高不平

也只言其高于義爲當四章祖毛傳云石山戴土是

二章言山高馬難行三章言山脊馬益難行四章言石山馬更難行二三章言馬病四章言僕病皆詩例之次敘卷耳四章章四句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本韻之興而比也下同○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本韻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本韻之

小序謂后妃逮下今按僞傳云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化而歸心于周然則以妾附后以臣附君義可並通矣且僞傳之說亦有可證者南有嘉魚曰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旱麓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語意皆相近惟此叠咏故爲風體此說可存不必以僞傳而棄之也

集傳依序說且以君子爲指后妃殊乖故多致諸儒之駁然即謂指文王矣不可者

又必謂眾妾所作尤固
二章鄭氏謂此章申殷勤之意按風詩多疊
咏體然其用字自有先後淺深之不同安
得槩謂之申殷勤之意乎必若桃夭室家
家室顚倒以取協韻斯無義耳後放此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本韻兮比也下同○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本韻兮○螽斯
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本韻兮
小序言后妃子孫衆多近是但兼文王言

亦可何必單言后妃乎大序謂言若螽斯
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以螽斯爲不妒忌附
會無理前人已駁之集傳亦謂此詩衆妾
所咏鄒肇敏曰朱子以關雎爲宮人作樛
木螽斯爲衆妾作豈當時周室充下陳者
盡如班姬左貴嬪上官昭容之流耶其說
良快予謂其必謂諸詩爲后妃宮人作非
詩人作者蓋有故欲以後之詩涉于淫者
皆以爲男女自作而非詩人諷刺之辭也
本意爲此他人不及知也故凡集傳謂某

某咏者多詩人所咏後放此

一章螽斯之斯語辭猶鹿斯鶯斯也豳風斯螽動股則又以斯居上猶斯干斯稗也不可以螽斯二字爲名蘇氏謂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氏謂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謂蝗一生百子皆不知何從數之而得此數耶爾指人集傳必以爲指斯螽亦不知何意如謂不便爾后如天保定爾臣爾君矣且欲以通章皆言螽斯比體歟比體何必以不出正旨方謂之比也且稱螽斯之子孫亦無理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去聲）灼（平聲）其華（韻）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本韻）

（華）（變）（實）（協韻）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本韻）

（實）（協韻）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平聲）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本韻）

（葉）（協韻）（轉平）

小序謂后妃之所致每篇必屬后妃竟成習套夫堯舜安能使女子盡賢凡于歸者皆宜室宜家乎即使非后妃之世其時男女又豈盡踰

垣鑽隙乎此迂而不通之論也大序復謂
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
按孟子言大王好色内無怨女外無曠夫
此雖譎諫之言然于理猶近若后妃不妬
忌于宮中與國無鰥民何涉豈不可笑之
甚哉故集傳不言后妃而言文王亦可也
僞傳則以爲美后妃而作即謂咏后妃亦
可也皆較愈于謂后妃之德化所致矣然
集傳單指文王終覺偏僞傳呼后妃爲之
子亦似輕褻俱未安季明德曰之子指嫁

者而言但不知爲何人之女其必文王之
公子公孫而后妃所教于宮中者與雖屬
臆測于理似近第將嫁教于公宮三月不
知此禮周初已有否耶愚意此指王之公
族之女而言詩人于其始嫁而歎美之謂
其將來必能盡婦道也

集傳曰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
之賢而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全屬虛
衍竟不成語其尤謬者附會周禮仲春令
會男女曰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絕類婦

稚語且不但其實其葉又屬夏時說不去竟似目不睹下文者而大序所云昏姻以時者謂男子三十女子二十之時若桃夭者毛鄭皆爲喻女少壯盛時孔氏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言耳又曰正者秋冬行嫁孔氏恐後人誤解故明白疏之如此乃猶以桃之有華爲婚姻之時又豈目不睹註疏乎蓋古嫁女在農事畢霜降之後冰泮之前故孔謂秋冬說詳匏有苦葉篇況周

禮僞書尤不可據且如其說是賦矣何謂之興乎種種紕繆豈可勝解

一章二章三章桃花色最艷故以取喻女子開干古詞賦咏美人之祖本以華喻色而其實其葉因華及之詩例次第如此毛傳以實爲喻德以葉爲喻形體至盛近滯而形體至盛語尤未妥呂東萊曰桃天既咏其華又咏其實又咏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歎咏之耳如此又說得太無意義大抵說詩貴在神會不必著迹如華喻

色矣實喻德可喻子亦可蓋婦人貴有子
也有實之時其葉方盛卽承有實來唐人詩緣
葉成陰子滿枝不必定有所喻耳家人卽與室家
家室一義不必分別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隔句叶韻之韔韜韻後倣此凡云隔句叶及與某字叶者皆本韻不更註其他韻則註之公侯干城本韻
○賦也○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本○讎○又○變。本韻
○興也○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本韻
小序謂后妃之化武夫于后妃何與益迂而無理胡休仲曰誦此篇之義必有人焉當之如文王狩獵而得呂望之類也卽是以觀藏器隱鱗才固難量若曰觸目琳瑯山輝川媚則武王何止十亂尼父不稱才難矣其說特爲有見可謂不隨附和者也按墨子曰文王舉閎夭太顚于罟網之中西土服金仁山主其說近是也

謂之糜先擊糜于地中然後布置其上也
干城好仇腹心人知一節深一節然又非
若他章同類例干城捍蔽之物仇速同好
仇直借用淑女君子字腹心人身以內物
章法皆極變
兔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本韻之
賦也下同○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
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
襭本韻之

此詩未詳小序謂后妃之美尤混大序謂
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毛傳謂芣苢車前
宜懷妊焉大序謂婦人樂有子者本竊毛
人衛宏東漢傳宜懷妊之說蓋毛公文帝時
後放此不更詳　人也按車前通利之藥謂治
產難或有之非能宜子也故毛謂之宜懷
妊大序因謂之樂有子尤謬矣車前豈宜
男草乎集傳無以言之虛衍爲說曰化行
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
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尤無意義夫婦人以
蠶織爲事采桑乃其所宜今舍此不事而

于原野采草相與嬉遊娛樂而謂之風俗之美可乎是以僞傳說有兒童鬬草之說說詩至此眞堪絕倒豈止解人頤而已耶韓詩序以爲傷夫也芣苢雖惡臭我猶采之而不已以興君子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列女傳又實之以宋女蔡妻焉按芣苢昔爲車前未嘗惡臭也此雖僞說亦不敢從季明德謂芣苢爲宜子何以韻分三章章四句然每二句只換一字實六章章二句也章法極爲奇變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休與下求叶韓詩漢有游女不可求本息作思當從之○二○息○章○一○字○不○換○此○方○謂○之○一○唱○三○歎本韻永矣不可方韻思本興而比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本韻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賦而比也下同○翹翹錯薪言刈其蒌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本韻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小序謂德廣所及亦近之但不必就用詩廣字耳大序謂求而不可得語有病歐陽

氏駁之謂化行于男不行于女是也大抵
謂男女皆守以正爲得而其發情止性之
意屬乎詩人之諷咏可思而不必義也一章
孔氏曰疑休息作休思何則詩之大體韻
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
見如此之本未敢輒改耳按韓詩傳如此
孔偶未見耳喬高也借言喬木本可休而
不可休以況遊女本可求而不可求不必
實泥謂喬木不可休也毛傳訓喬爲上竦
未免作俑鄭氏爲之說曰高其枝葉之故

夫高其枝葉何不可休集傳又附會爲上
竦無枝益謬然則孟子喬木故國遷于喬
木之說皆上竦無枝者耶如此說詩則又
非特固哉而已矣○二章三章古者賓客至必
共其芻薪是芻薪本屬連言者薪以爲爨
芻以秣馬也此兩章上二句皆爲秣馬故
云刈也楚薪類蔞芻類本言芻而先薪以
興之詩意如此鄭氏不喻乃曰楚雜薪之
中欲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眾女皆貞
潔我又取其尤高潔者意稚而迂折尤甚

向來皆從之以不得其解故也且詩言翹翹錯薪安得以翹翹屬楚與蓺乎翹翹薪貌狀薪之錯起不平也正形容錯字意後世因此爲翹楚之說亦非兩章上四句言其女子有夫彼將刈楚刈蓺以秣馬待其歸而親迎矣不可得矣猶樂府所謂羅敷自有夫也歐陽謂雖爲執鞭所忻慕之意若然仍近于調之矣集傳謂悅之至尤非因言悅之至遂以漢廣四句爲敬之深以對之不知敬意安在祇欲湊成文而不顧其理如此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如調飢（妙喻）本韻也○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本韻）也○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本韻）而賦也

小序謂道化行全鶴突何篇不可用之按此詩有二說大序以爲婦人作則君子指其夫也父母指夫之父母也僞說爲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作是詩則君子父母皆指文王也二說皆若可通蘇氏謂婦人作而父母則指文王集傳本之按婦人知

有家事而已國事未必與聞在商世蚤知
歸心文王呼爲父母絕不類又韓詩外傳
謂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似以
孔邇爲死期孔邇者不可通且于上兩章
君子何解後漢周磐讀汝墳之卒章慨然
興歎乃就孝廉之舉蓋本韓云
按上二說前一說于王室如燬句未免意
懈劉向列女傳其妻謂國家多難惟勉强
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嚴氏解王室如燬
謂王室之事雖急如火然父母甚近不必
念家而怠王事也亦甚牽强且父母遠固
可怠王事乎後一說于王室如燬句義甚
協而殊有關係蓋謂商之王室如焚燬而
將滅亡也君子父母亦不嫌其疊如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皆是
君子人君之通稱父母則益加親親之辭
故後一說較勝

一章調一作輖重也不必依韓詩改作朝○
二章何玄子曰時蓋文王以修職貢之故往
來于商汝墳之人得見而喜之雖想像爲

說然亦可存○三章勤魚頰尾喻民之勞苦
孔適正應上不遐棄意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公子本韻于嗟麟兮末句無韻下同此而賦也○麟之定振振公姓本韻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本韻于嗟麟兮
小序謂關雎之應其義甚迂集傳以爲得之蓋本于毛傳云麟信于應禮其言本難解故呂氏因小序應字以爲應對之應嚴氏以爲效應之應應對之應則爲古者行關雎之化以麟出爲瑞應也效應之應則爲有關雎之德而致此效也紛然摹擬如此大序謂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其云麟趾之時歐陽氏蘇氏程氏皆議其不通矣卽其謂衰世之公子衰世二字亦難通意謂古者治世當有麟應商周之際爲衰世文王公族亦如麟應然則謂治世有麟應者指何世乎可謂誕甚衰世又何不以麟應而以人應乎夫人重于獸不將衰世反優于治世乎何以解也

此詩只以麟比王之子孫族人蓋麟爲神
獸世不常出王之子孫亦各非常人所以
興比而歎美之耳

一章二章解此詩者最多穿鑿附會悉不可
通詩因言麟而舉麟之趾定角爲辭詩例
次敘本如此不必論其趾爲若何定爲若
何角爲若何也又趾子定姓角族弟取協
韻不必有義亦不必有以趾若何喻子若
何定若何喻姓若何角若何喻族若何也
惟是趾定角由下而及上子姓族由近而

及遠此則詩之章法也振振起振興意毛
傳訓仁厚意欲附會麟趾云麟信而應禮
不知振字豈是仁厚義乎且其以趾之故
以足至者也
故訓振振爲仁厚于義亦通
解乎毛傳于此訓振振爲仁厚于螽斯亦
然是因此而遷就于彼也集傳則于此訓
仁厚于螽斯訓盛貌又兩爲其說並可笑
末句于嗟麟分口中言麟心中郎注公子
純是遠神亦不可執泥分疏也
集傳解此詩最多謬誤云麟性仁厚故其

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
其謬有五詩本以麟喻公子公姓公族非
喻文王后妃謬一不以麟喻公子等而以
趾喻公子等謬二一麟喻文王又喻后妃
詩從無此比例謬三趾與麟非二物子與
父母一而二矣安得以麟與父母趾與子
分配謬四此以趾之仁厚喻子之仁厚于
定則云未聞又云或曰不以抵也于角則
云有肉何以皆無如仁厚之確解乎謬五
其解于嗟麟兮云言是乃麟也尤執滯不

得神情語氣又云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
然後爲王者之瑞哉按于嗟歎美麟之辭
若然則爲外之之辭矣首尾衝決比興盡
失全不可通且既以麟比文王后妃又以
麟爲王者之瑞麟既爲王者之瑞文王亦
王者何以麟不出而呈瑞乎既以麟比文
王后妃趾比公子則人即麟矣古王者之
瑞又何以不生人而止生麟乎是盛世反
不若衰世也此皆徇序之過故迷亂至此
予謂遵序莫若集傳涧不誣也

漢廣篇每章四句疊咏此篇每章一句疊咏且不用韻章法皆極奇變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雙流鄭璋璧成校